

愤怒声讨“四人帮”控制市总工会 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

上海市总工会常委 干玉娥

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把上海市总工会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据点。他们和马、徐、王背着毛主席，背着党中央，背着工会的广大革命干部，操纵市总工会，干了大量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勾当。他们利用总工会，控制各级党组织，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他们利用总工会，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他们利用总工会，培植势力，安插亲信，自成体系，为所欲为，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把工会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反党活动的急先锋。

一、在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利用总工会进行第二次夺权和攻击、分裂党中央，阴谋篡党夺权

一九七四年初，毛主席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却背着毛主席，背着党中央，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阴谋利用批林批孔，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在上海，他们就通过马、徐、王，策划由总工会打头阵，轰倒一大批“不亲”他们的党委。张春桥、王洪文直接下达黑指示给马、徐、王，说：“要选一批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开刀，要放手让工青妇去搞，出点乱子也不要紧。”张春桥还叫嚣：“一月革命也不可能把所有单位的领导权都夺过来，有的夺过来又失掉了。”肆意歪曲批林批孔运动的性质，公然要再一次进行“夺权”。

王秀珍于一月二十五日窜到总工会来，传达王洪文的黑指示，说什么总工会要抓大事，集中力量抓批林批孔，其他事可以不去管它；要准备一些材料，抓一些“两个否定”的典型，在文化广场开大会。马天水、王秀珍亲自几次来总工会，研究部署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开法，马天水要区、县、局党委书记参加工会开的大会，要工交组准备铁路局发言，揭铁路局党委的问题。马天水、王秀珍亲自在大会上讲话，点名批评铁路局党委，并要各级党委按照这次会议精神部署运动。大会以后，他们又

要总工会召开各区、县、局工会负责人会议，指定要各级党委参加，马、徐、王又出席讲话。这就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各级党委对运动的部署，实际上要听总工会布置，区、局的揭矛盾会都是按总工会意图召开，整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把一大批党委同志陷入靠边的局面，仅纺织系统就有六十五名党委书记靠边，使许多党组织处于被动状态。

这样搞，王洪文还不满意，还讲“要乱透”，张春桥还要“加温”。马、徐、王唯恐贯彻“四人帮”黑指示不够得力，就亲自到一个厂，拿了王洪文的黑“批示”去放火，还派了调查组去搞运动，由叶昌明直接指挥厂党委，树立样板，大肆宣传。总工会的叶昌明等人也帮着到处点火，还准备组织什么点火队到基层去点火。叶昌明还派联络员旁听区、局党委会，了解运动情况，收集和掌握区、局党委负责人的表现和态度，有的区，还由非党联络员听取区委书记的汇报。马天水、王秀珍秉承“四人帮”旨意，借批林批孔运动，打击那些不跟他们走的区、局领导干部。他们通过叶昌明等人在普陀区召开了二千多人的区委扩大会，揭区委书记的问题。还要区、局工会召开大会，在会上公开点名批判党委书记。叶昌明亲自听汇报，直接指挥运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央有关的文件和社论一再指出要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带领群众切实抓好运动。而“四人帮”和马、徐、王却要阴谋、施诡计，要总工会打头阵，利用工会整党委，企图打倒他们“不称心”的一大批党委负责人，换上“亲他们”的人，篡夺各级党政的领导权。他们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其它一些省市，也是到处插手，煽风点火。他们这样搞，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分裂了干部队伍，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了全国的大好形势。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私整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企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又一次叫总工会打头阵，充当反党的急先锋。

去年十二月二日，王秀珍秉承王洪文的旨意，召开工、青、妇部分常委会议，传了毛主席对刘冰信的批示，要工青妇作好思想准备，随时动起来。他们不遵照党中央的部署，瞒住各级党委，把消息先通给工青妇。除夕下午，王秀珍窜到总工会，以拜年为名，大吹黑风，大放厥词，说什么“七五年是斗争最尖锐、最复杂的一年，七六年的斗争更艰巨、更激烈”，要大家“发扬一月革命精神”，“从各条战线去收集”所谓材料。她传达王洪文的黑指示，讲“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都要批”，把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统统污蔑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王洪文直接下达收集整中央领导同志材料的黑指示，张春桥则阴险地对马天水说，这些材料“不用市委名义发，用下面名义发”。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在马、徐、王的指挥下，叶昌明有恃无恐，根本不把各级党委放在眼里。当党委还不知道

党中央统一部署的精神的时候，便把大量材料印发到基层，并向下“吹风”。他们以批邓为名，先后印发各种材料多达十几万份。总工会还收集了三十多篇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材料，涉及计委、外贸、财政、商业、交通、冶金、一机、四机等十几个部委的负责同志，更为严重的是还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国务院副总理的讲话，充分暴露了“四人帮”及马、徐、王捏造罪名、陷害领导同志的狰狞面目。

马、徐、王目无党中央，跟在“四人帮”屁股后面，破坏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特别是王秀珍在工会系统上窜下跳，信口雌黄，多次在总工会常委学习会，区、县、局工会干部学习班、工人理论队伍学习班以及工会召开的大小会议上，吹捧“四人帮”，放肆地挑拨上海和兄弟省市之间的关系，攻击中央及省市的领导同志。王秀珍到处放毒，胡说什么“中央一些老右不行了”；还诬蔑兄弟省、市的领导同志是“还乡团”、“复辟狂”，“比胡汉三还要胡汉三”。马、徐、王这样做，就是要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就是要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是要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野心。

二、“四人帮”搞宗派，结死党，自成体系，为所欲为，妄图 把总工会变成控制各级党委，阴谋篡党夺权的工具

工会是党领导下的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工会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长期以来，“四人帮”对抗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利用总工会，大搞封建帮会，结成死党，自成体系，为所欲为。

野心家、阴谋家、大工贼王洪文为了篡党夺权，自成体系，把总工会控制在自己手里，把他那几个“小兄弟”，就是所谓“老头头”，象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戴立清之流，拉进总工会领导核心，抱成一团，结成死党。当他去中央工作时，还特地关照王秀珍“有事情要多找一些老头头商量”，还说：这些老头头“到时候就有用”。对于王洪文的反革命意图，王秀珍当然是心领神会的。王秀珍就死死拉住这一伙所谓“老头头”，在总工会常委中划个小圈圈，成为常委中的“常委”，他们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打手，是这次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黑干将。

那么，他们是些什么货色呢？

叶昌明是在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由江西邮电学校逃回上海的逃兵，是一件人命案的嫌疑分子。他死心塌地紧跟“四人帮”，干了大量坏事，王洪文多次亲自下令，硬要纺织局党委把叶昌明拉入党内。陈阿大是个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小霸王，当他还不是党员的时候，张春桥就指定他当九大代表。一九六九年被张春桥拉进党内，至今入党志愿书还放在自己的抽屉里。黄金海，他的父亲是个吸毒犯，被判刑五年。他本人曾经参加过反革命集团，企图偷越国境，在杨树浦一带是

有名的一只“鼎”，是个“阿飞司令”。在一次武斗中，黄金海拿了枪，冒充公安人员，为王洪文解了围，从此与王洪文结成生死之交。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和资产阶级分子一起开地下工厂，搞投机倒把，还参加李戚反革命活动，被王洪文一手遮天保了下来，并被拉入党内，于是就穷凶极恶地为“四人帮”卖命。戴立清，从兰州倒流回上海，投机“造反”，生活腐化，后来由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一手包办，发展他入党。

大家看，“四人帮”的那几个“小兄弟”是这么一些货色。可是“四人帮”一贯标榜是“左派堡垒”、“正确路线代表”，我们要问马、徐、王，你们这一伙是什么“左派堡垒”？是什么路线的代表？你们要把我们的党变成“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宗派帮会组织，变成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

“四人帮”根本不顾党的原则，到处伸手，安插亲信，妄图控制各级党政组织，使上海成为“四人帮”的天下。

王洪文、张春桥很早就把那几个“小兄弟”安插进市委和市革委会。甚至在叶昌明还没有入党的时候，就要他参加市委党员干部的重要会议。戴立清在一九六八年没有入党的时候，就被派到三办当把手，而陈阿大、黄金海等也成了工交、财贸组的头头。“四人帮”又指使马、徐、王由总工会派人去市革委会地区、文教、科技等组办以及民兵指挥部，以加强力量为名，行控制之实。

他们还通过工会把黑手伸向一些区、局党委。王秀珍感到有个区委不听她的使唤，就派了一个总工会委员去当区委副书记，打击区委领导，搞得那个区不得安宁。他们为了控制另一个区，从总工会派人去参与区委领导，不久又挤走了原区委书记。甚至某一个区有个干部还没派去以前，就封为区委副书记，工会主任。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七〇年以来，总工会派往各区、县、局以上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有一百多人。

为了自成体系，控制区委，他们还擅自规定区、县、局工会领导班子的报批权限，任意践踏党的原则。

文化大革命初期，所属联络站由总部批准。在各级党组织相继成立以后，本应遵守同级党委对工会班子的批准权限的规定。叶昌明公然抗拒，死抓批准权不放，扬言：这是他们的优良传统，是市委同意的。他们之所以这样迫不及待地抓批准权，因为有了这个权，他们可以安插亲信，控制党权。一九七四年以后，感到这样太露骨了，对批准权限作了稍许修补。名义上区、县、局工会常委由同级党委批准，事后征求总工会意见，实际上是先报总工会同意，再由党委办批准手续。有个局因工作需要，工会增补了四名常委，已经同级党委批准，却遭到叶昌明的申斥，不承认他们，硬要该局组织组书面检讨，才算罢休。长宁区委几次要开工代会，成立区工会，就是叶昌明不同意，拖了两年至今未开。

他们不仅通过工会一条线对区、局一级党委实行控制,而且妄图控制没有工会组织的文教、卫生、科技等系统。王秀珍指使叶昌明插手工宣队,在这些系统中,干了不少坏事。但是,广大工宣队员在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王秀珍、叶昌明妄图利用工宣队控制这些系统,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作梦。

“四人帮”和马、徐、王,对总工会这个阵地严加控制,他们从自己的反动立场出发,公然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说什么提拔干部要坚持三条标准:领导熟悉,群众拥护,要有感情。很清楚,所谓“领导熟悉”,就是“四人帮”熟悉;所谓“有感情”,就是对“四人帮”有“感情”;而所谓“群众拥护”,就是那几个“小兄弟”的拥护。我们用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加以对照,可以看出“四人帮”搞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货色,完全是封建帮会的那一套。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央要开工作会议,研究讨论党的“十大”筹备工作。王洪文在四月底指使王秀珍、王日初等人突击物色对象,妄图利用“十大”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做组织准备。四月三十日,王日初赶到总工会,气势汹汹地讲:“这是王洪文亲自交办的任务,要在一个月之内办完二百人的学习班,一百人马上要用,一百人备用。学习班越快越好,随便学点啥。”他们连《共产党宣言》还嫌太长。五月二日,学习班草草开场。参加学习班的对象有来自全市工交、财贸、电影、科技、报社、电台、农场各条战线的工人、学生、教师、医生、编辑、导演,包括十五岁的红卫兵,对象之广,远远超过工会的范围。学习班名义上学马列,实际上是别有用心。王日初亲自坐镇,一个一个地找去谈话、“相面”,穿流不息,弄得大家没有心思学习。这期学习班办了十天,书也没有读完,就结束了。相隔二、三天,第二期学习班又开班。王秀珍也来过多次,窜到各组 and 学员一一握手。鬼鬼祟祟,十分神秘。当时市委组织组有人讲,学习班这些人要派大用处,要送到部一级去当头的。果然学习班结束后,这二百人中有的当上了中央委员,有的当上了副部长,有的当上了市、区、局级的头头。应该指出:参加学习班的同志是不知道他们的阴谋的。王秀珍一伙办学习班完全是野心、有阴谋的,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

去年,总工会又举办了全总委员候选人学习班,叶昌明亲自出马,找人谈话、“相面”,物色“人材”,妄图控制全国总工会。

为了培养亲“四人帮”的感情,王洪文还指使王秀珍叫在上海的工人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列席总工会常委会,领他们去上棉十七厂所谓“瞻仰革命圣地”,参观王洪文工作过的地方,替“四人帮”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在全国工会九大筹备期间,王秀珍专门布置给总工会,要找到在安亭事件中为张春桥撑过伞的人,找了很长时间没有找到,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个张春桥讲话时爬电杆、装喇叭的人,准备让他当工会九大代表。

“四人帮”和马、徐、王肆意践踏党的原则，自成体系，为所欲为，是我党历史上所从来没有的。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我们的党变修，国变色，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必须彻底清算“四人帮”及马、徐、王的滔天罪行。

三、“四人帮”以保护老造反为名，在总工会私设专案，包庇坏人，为其篡党夺权收罗爪牙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收罗一批人为他们卖命，就必然要破坏党纪国法，包庇坏人坏事。王洪文指使王秀珍，就在总工会私设专案，包庇坏人和有严重问题的人。

早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九大召开期间，王洪文就亲自打电话，指名要释放关押在看守所的一些人，其中有因参加李威反革命活动而捕的，有人命案件牵连而拘留的，有奸污多名妇女的。叶昌明等依仗王洪文的势力，把工会凌驾于专政机关之上，无视国法，利用权力开了释放证，放了小汽车去接出来，并把这些人的内查外调材料，不管有结论和没有结论，统统捆起来，不许再看。以后，这些人的单位党组织，几次来要看案卷，都被叶昌明回绝，不准查阅。不但这样，王洪文还通过王秀珍、叶昌明对这些人作了安排，给以重用。

一九七二年底，“四人帮”王洪文借落实政策机会，密令王秀珍、叶昌明、戴立清，马上重建总工会专案组。他们完全不顾党中央文件的规定，抛开各级党委，对原由各级党委或专政机关审查、判刑的四十八名所谓“老头头”，进行复查。戴立清对调来搞专案复查的同志说：十次路线斗争很复杂，这些人的案子有王维国插手，有些权不在我们手里，要抓住路线斗争这个纲来复查。很清楚，所谓抓路线斗争这个纲，就是跟“四人帮”的人被关了，就是“路线不对头”，要翻案，这就是王洪文一伙私设专案的目。有一个区的原区联络站头头、区革委会常委，利用职权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了大量坏事，由法院审理，判刑五年。叶昌明写信给王秀珍、金祖敏公然提出“对该案的处理”要“重新研究”，王秀珍立即表示“要复查”，就是要翻案。经过所谓复查后，马、徐、王等亲自批准，不仅撤消原判，还补发了服刑期间的全部工资。并要补助他二百元钱，让他“欢欢喜喜过春节”。这完全是王洪文一伙践踏党纪国法，随心所欲地包庇、怂恿坏人，为篡党夺权收罗爪牙。

几年来，“四人帮”和上海的马、徐、王，利用总工会私设专案，凌驾于各区、局党委和专政机关之上，包庇许多坏人和纵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让这些该判刑和处理的人逍遥法外。如有个反革命分子，父亲是汪伪河北省长、参谋总长，母亲是自首的美蒋派遣特务，本人犯有攻击言论和盗窃等许多罪行，被我专政机关判刑五年，戴反革命帽子。就是这样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刑满释放后写信给王洪文要求翻案，

王洪文一看此人当过他的情报员，曾为他卖力收集过江苏、浙江及本市的情报，竟然在他翻案书上批了“请总工会再查一下”的黑指示，为其大搞翻案活动。

当“四人帮”垂死挣扎，阴谋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时，叶昌明等还想毁灭罪证，连夜要把有“四人帮”黑批示的信件、报告等从档案中抽去，以求把这些坏人继续包庇下来。

“四人帮”控制总工会，干尽坏事，罪恶累累。他们把总工会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他们进行篡党夺权的工具。当他们妄图负隅顽抗，进行垂死挣扎，对抗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时候，还把总工会作为他们吹黑风、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据点，王洪文的这几个“小兄弟”，就是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黑干将。王秀珍、叶昌明在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中，坑害一大批工会干部，罪责难逃！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四人帮”这一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他们身披共产党员外衣，任意篡改和歪曲毛主席的指示，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干着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勾当。他们肆无忌惮地破坏党的领导，妄图把我们的党变成“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宗派帮会组织，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法西斯党。他们窃据党政领导岗位，到处插手，野心无底，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在中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是我们工人阶级不共戴天的死对头。我们上海市总工会机关的全体革命同志，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奋勇作战，猛追穷寇，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他们的流毒，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夺取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伟大斗争的彻底胜利！